

心之
所向

上篇
戴德森醫師的一生

第一章

黃土地上的童年



19 世紀末，隨著美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地位快速上升，在強大的經濟實力支持下，美國基督教傳教運動蓬勃發展，由國內走向國外，積極的培訓、派遣大量宣教士到國外。¹ 在明尼蘇達州以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移民為主的自由信義會（Lutheran Free Church, LFC），也處在這股浪潮中，於 1902 年差派宣教士到非洲馬達加斯加島（Madagascar），展開該會的海外宣教事業；1914 年開啟海外宣教第二站—中國，差派 Alfred B. Gjelseth 牧師到河南睢州宣教，之後幾乎年年增派一至兩名宣教士到河南開拓宣教據點。² 1918 年差派戴費德（Rev. Frederick Ditmanson）牧師夫婦到河南，以鹿邑（Luyi）為據點展開宣教工作。³

1 齊小新著，《口述歷史分析：中國近代史上的美國傳教士》（北京：北京大學出版，2003），頁 27。

2 基督教在 19 世紀重新傳入中國，其主要傳播範圍為中國沿海省份與城市，其後漸次深入中國內陸。而河南地處中國內陸，雖於 1843 年已有義大利的天主教教士進入傳教，但其規模與範圍相較於 19 世紀末期基督教傳播而言，可說是試探性、個別差會小範圍的傳教。而在 20 世紀之後，近十個差會大規模的進入河南大部分的縣區，規模與深度遠較早先的天主教傳教時更大，影響也更深遠。

3 *Be Urgent: in season and out of season, The Story of LFC Missions*, Minneapolis: Women's Missionary Federation Lutheran Free Church, 1961, pp.8-9。

初到河南

河南，我們的美國自由信義會宣教士定居的地區，氣候比明尼蘇達州溫和。氣溫從冬季的零下幾度到夏季的華氏 100 度（約攝氏 38 度）不等。土壤肥沃，顏色發黃，一年可種三季作物。但是由於人口過多，人們只能從小塊的土地上得到少量作物過活。雖然他們的工具很粗糙，但他們是勤勞、勤奮的人。有富人和窮人，後者占多數，乞丐是常見的景象。

戴費德牧師（Rev. Frederic Ditmanson），1885 年 6 月 3 日出生於南達可達州的韋伯斯特（Webster），父親 Aage Ditmanson 為 Ditmanson 家族自挪威移民到美國的第一代。



1918 年，新婚的戴費德牧師夫婦合影。

（*Augsburg Echo*, 1918.11, Augsburg University Archives 典藏）

戴費德於 1908 年進入明尼蘇達州奧斯堡學院（Augsburg Academy）就讀，1917 年自芝加哥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後，進入奧斯堡神學院（Augsburg Seminary）攻讀神學。1918 年 3 月 21 日與畢業自明州明尼阿波里斯市女執事醫院附設護校的艾瑪（Emma Olson）結婚，同年完成神學院課程，由美國自由信義會按立成為牧師，隨即接

受宣教委員會差派，前往中國擔任宣教士。

1918 年到達中國後，戴費德牧師夫婦先到北京的語言學校學習中文，數個月後戴費德牧師與已懷有身孕的戴艾瑪轉赴睢州繼續學習中文。為了在鹿邑設立新宣教點，戴費德牧師花費數月時間在睢州與鹿邑之間往返，一邊奔波籌備設教工作，一邊尋找適合一家三口的居所。⁴沒錯，兩口之家變成了三口之家。

1919 年 3 月 4 日，戴費德牧師夫婦抵達中國數個月後，在河南省確山縣迎來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戴德森 (Marcy Leroy Ditmanson)。小戴德森出生後 16 天便隨著家人乘火車、轎子到達睢州，由同為美國自由信義會宣教士，1906 年到達中國，負責睢州教會的吳冠勛牧師 (Rev. Arthur. S. Olson) 為他施洗。⁵



1920 年，1 歲的戴德森穿著中式長袍，由父親戴費德牧師牽著學走路。

4 Frederick Ditmanson, *In Foreign Fields: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Lutheran Free Church*, Minneapolis, Minnesota: Lutheran Board of Missions, 1927, pp.156-157。

5 Joyce Ditmanson 著、柯啟宏譯，〈戴德森醫師的青年與童年〉，收錄於翁瑞亨發行、郭明昌總策畫，《戴德森：一個沒有自己的人》，（嘉義：嘉義基督教醫院，1997），頁 7。

戴德森的童年歲月正是美國自由信義會在中國宣教工作的發軔期，一切都須從頭做起。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大地上，戴費德牧師夫婦帶著小戴德森，搭牛車、馬車，又或者搭著獨輪小車，各式各樣古老傳統的交通工具穿梭在不同的宣教站之間生活，有時還得在小客棧、泥磚房裡過夜。⁶不過，到處奔波的生活，加上大環境衛生條件不佳，讓年幼的戴德森體弱多病，使得戴牧師夫婦總為他的身體狀況擔憂不已。所幸，雖然歷經痢疾、血吸蟲病的侵襲，戴德森還是有驚無險的長大了。



1922年戴德森在河南鹿邑的獨照。

就在小戴德森出生後的一年，1920年4月戴費德牧師帶著妻兒終於搬遷到鹿邑，那是一棟向當地人租借，用土磚搭蓋、紙糊窗的中式民居。1924年，差會撥款於當地購買土地，興建屋舍與教堂，戴牧師與戴艾瑪、小戴德森、次女戴瑞絲（Grace Ditmanson, 1922.3.15-2008.5.23），一家四口終於在鹿邑有了固定的家。⁷

6 Marcy L. Ditmanson 於 1956 年申請擔任宣教士工作的自傳，Archives of ELCA 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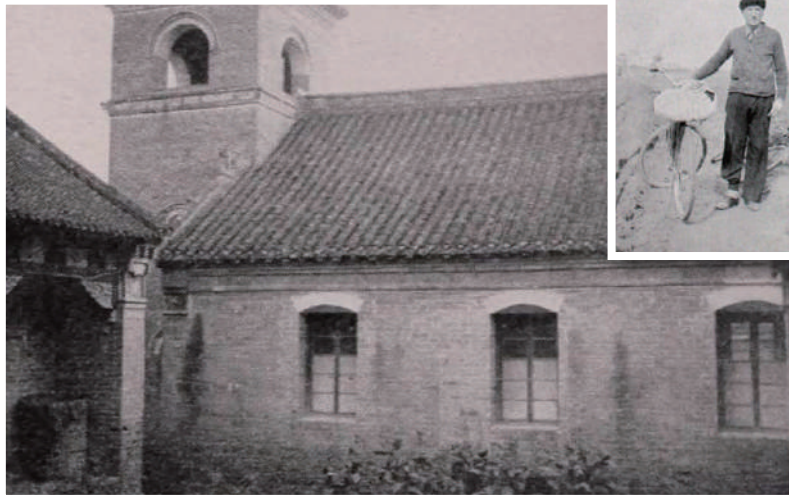
7 Frederick Ditmanson, *In Foreign Fields: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Lutheran Free Church*, 及 Joyce Ditmanson 著、柯啟宏譯，〈戴德森醫師的青年與童年〉，頁 7。

河南省為中國的人口大省，耕地面積大，土地肥沃，自古即為中國糧倉。但中國傳統的析產繼承制度，⁸ 使得農民耕地面積普遍偏小。根據戴費德牧師所言，耕地面積通常一到三英畝大（約 3,673 坪），一大家子都要靠著一片小小的土地過活，加以農耕技術落後，即使勤奮工作，也僅能勉強溫飽。進入 20 世紀的中國，數千年帝制頹倒，迎來一個嶄新的民主政治體制，但人民的生活卻未因此而有所好轉，反倒是統一政權瓦解，各地軍隊各自為政，山頭林立，形成佔據地方的軍閥。軍閥間相互爭權，混戰不休，對於民生經濟毫不在意，地方盜匪橫生，致使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

在那混亂的時代，盜匪上門搶劫、軍閥間爭戰不斷成為生活常態。雖然如此，戴費德牧師依舊穿梭在各村莊、市集、街頭傳教，而身為護士的戴牧師娘戴艾瑪也忙著照料前來求助的病人；而年幼的戴德森便擔負起哥哥的責任，遇土匪來襲時，帶著妹妹一起躲到衣櫥中。⁹ 1925 年戴牧師第一次的任期結束後，攜家帶眷返美休假一年。在這一

8 析產，亦即分家。中國傳統的財產繼承制度是當家長年老或亡故時，便會邀請相關親族、地方名望人士見證，依諸子（有時會算上長孫一份）均分原則，來分配家產與田產，財產不為某一子所獨得。因此家業通常越往後傳，子孫能取得的土地面積愈小，這也造成個人或單一家庭可耕種面積逐漸縮小。土地面積小，農耕技術落後，再加上多子多孫，人口眾多的負擔下，使得靠土地生活的農民，只有少數人能夠勉強溫飽，多的是在生活中掙扎求生的貧苦百姓。

9 Joyce Ditmanson 著、柯啟宏譯，〈戴德森醫師的青年與童年〉，頁 7-8。



在中國宣教期間，戴費德牧師時常騎著腳踏車（右），穿梭在田野崎嶇的黃泥土路上，奔波在宣教點間傳教。左為河南鹿邑的信義會教堂。

（資料來源：They Carry on: past and present、Our Fellowship, 1947, Augsburg University Archives 典藏）

年裡，戴德森進入 Bancroft School¹⁰ 就讀，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以及治療纏身兩年多的血吸蟲病。1926 年，戴費德牧師一家再度返回中國河南，繼續拓展宣教事工。但初返鹿邑沒多久，他們便遭遇圍城。1926 年 11 月 4 日戴牧師給美國母會的信中提到「鹿邑被數千名士兵圍城一個禮拜，四個城門僅一個城門偶爾開啟，其他都關閉。士兵們說，該城的將領已被罷黜，他們是被派來接替的」。¹¹ 爾後，

¹⁰ 今 Bancroft Elementary School。

¹¹ “Rev. Ditmanson Reports L, China, Besieged”, *Augsburg Echo*, Dec 9, 1926, p.1.

社會局勢隨著中國強烈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及非基督教運動（Anti-Christian Movement）興起，更加動盪。



1920年由美國、芬蘭、挪威、瑞典等國家在中國宣教的信義宗差會，於河南組成「中華信義會」成立大會。圖中紅框者即為戴費德牧師，黃框者為當時約7歲的傅珍珠，而她於1968年成為嘉基護理部主任，當時左後方的美國國旗只有48顆星星。（Finnish Heritage Agency 典藏）



1926 年左右，戴費德牧師返美休假期間，於明尼阿波里斯拍攝的全家福照片。左起戴費德牧師、次女戴瑞絲、長子戴德森、妻子戴艾瑪。

撿彈殼當蒐藏

由於清末清廷與各國簽訂條約中設有傳教保護條款，因此歐美各國基督教會積極在中國開拓宣教事工。累計至 1920 年代初期，在華外籍宣教士已達 8,000 餘人，中國 1,073 個縣中，僅 126 縣沒有基督教傳入，此時教會學校更是蓬勃發展，1924 年時教會學校學生總數達 56 萬人之多。¹²

由於接受西方教育的學生日益增加，知識份子對於當代中國的處境及傳統文化感到不滿，促使新文化運動興起、共產主義傳入，加以蘇聯的共產國際的推波助瀾，使得對

12 劉心勇著，〈非基督教運動述評〉，《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復旦大學，1989 年第二期，頁 74。

西方強權不滿的情緒日趨高漲，最終於 1922 年掀起一場由學生、知識份子所領導的反帝國主義、非基督教運動，時至 1925 年，5 月 30 日發生的「五卅慘案」¹³，更激起了反帝國主義高潮。在這股浪潮中，19 世紀末期因保教條款而進入中國傳教的教會與教會學校首當其衝，1926 年北伐開始，國民革命軍所到之處，發生多起反基督教事件，教堂、教會學校多處被占用或毀壞；1927 年 3 月 24 日，國民革命軍攻克南京，部份軍人襲擊英、美領事館，攻擊、劫掠，並殺害了六名外國宣教士，其中包括基督教金陵大學副校長文懷恩（Dr. John Elias Williams），史稱「南京事件」。¹⁴

「南京事件」後，為了人身安全，大批宣教士撤出中國，美國自由信義會、奧古斯塔納教會等信義宗的宣教士也在其中。大約有 300 名的宣教士、商人及他們的孩子們，擠在一艘原來只能乘載 18 人的小船，在兩艘英國驅逐艦的

13 馬關條約之後，列強紛紛在中國各通商口岸設立工廠，其中又以日本最多，對華工也最為苛刻。1925 年 2 月，上海的日本棉紗廠工人為抗議日方毆打及開除工人而發動罷工；五月中旬，該廠工人代表顧正紅被日人槍殺。之後學生舉行追悼會，遭租界巡捕房逮捕；5 月 30 日 2,000 餘名學生在公共租界為援助罷工工人而進行演講，並要求釋放被捕學生，英籍巡捕竟向示威學生與群眾開槍，造成數十人死傷，是為「五卅慘案」。此次事件遂引發全中國各地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五卅慘案〉，查檢網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https://archives.sinica.edu.tw/project/%E4%BA%94%E5%8D%85%E6%85%98%E6%A1%88/>，查檢日期 2022.12.07。

14 〈非基督教運動〉，查檢網站：「維基百科」，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9D%9E%E5%9F%BA%E7%9D%A3%E6%95%99%E8%BF%90%E5%8A%A8>，查檢日期 2022.11.10。



1925-1930 年代，北平街頭出現的反英標語。

護航下遷往上海，之後再安排返回母國或其他地方，等待局勢好轉再行返回。¹⁵ 而戴費德牧師與康斯特萊牧師（Rev. Peder Konsterlie）兩家人於 4 月撤到山東青島，少年的戴德森到青島的外國學校上學，而戴費德牧師與康斯特萊牧師則是持續與仍在宣教地致力傳教工作的本地人員聯繫，並曾兩次冒險穿過重重障礙，回到宣教站鼓舞士氣。¹⁶

兩年多後，國共分裂、內戰，移轉了社會焦點，局勢對宣教士而言相對平和，1929 年戴費德牧師帶著全家，再返鹿邑，重啟宣教工作。為了孩子們的課業，宣教士們組成一個僅八個學生的小學校，由 1924 年到達中國的護理宣

15 齊小新著，《口述歷史分析：中國近代史上的美國傳教士》，頁 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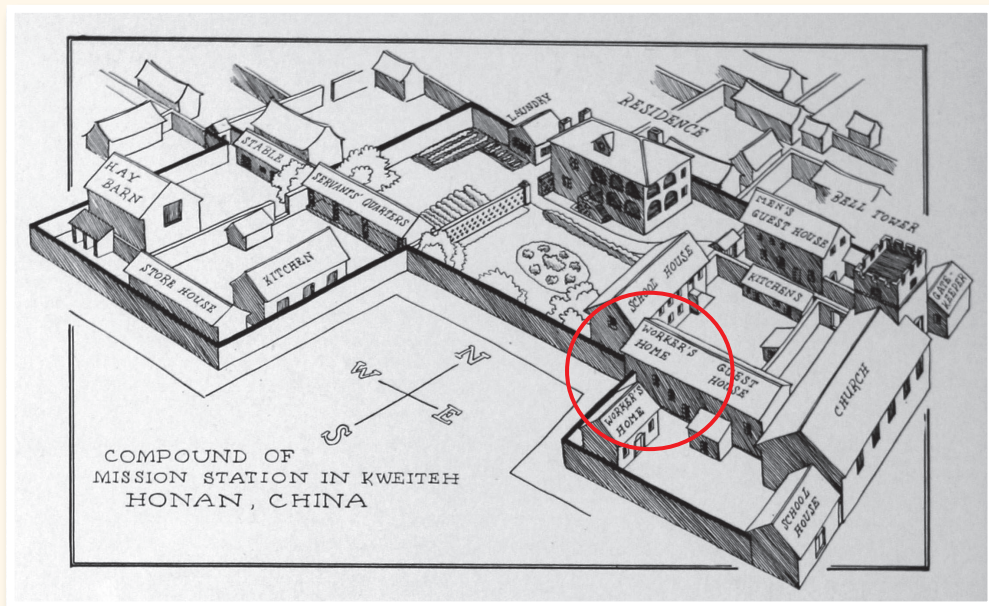
16 Frederick Ditmanson, *In Foreign Fields: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Lutheran Free Church*, pp.159-160.



1931年的青島。(Archives of ELCA 典藏)

教士 Miss Alma Shirley 擔任老師，教授數學、地理與美國史等課程，有時擔任宣教士的父母們也會充當教師。但置身於國共內戰裡，大街小巷、鄉村田野間轟隆不斷的槍砲聲，使得學生們得時時躲避戰火，有時還得躲入地窖才得以安全。因為這樣，這間小學校有段時間遷移到睢州、有時再移到歸德，這使戴德森與妹妹瑞絲得離家讀書，只有在聖誕節和暑假，才能返家探望思念已久的父母，與 1929 年出生的小妹妹以斯帖 (Esther Ditmanson, 1929.10.21-2023.02.20)。

當學校中的孩子在槍砲、打殺聲中讀書，也曾在教堂被士兵佔據時，在被充作審判室的中庭裡，親眼目睹嚴刑拷打的景象。另一方面，在鹿邑的戴費德牧師夫婦也經歷



美國自由信義會在河南歸德所設立的宣教站院落，其中劃紅圈地為學校屋舍。由於局勢動盪，1929-1931年間，戴德森與妹妹瑞絲就讀的小學校曾有段時間遷到歸德。（*Our Fellowship*, 1947. Augsburg University Archives 典藏）

了許多驚險時刻。戴牧師所牧養的教堂曾被軍隊佔領28天，戴牧師只能帶著妻子與小女兒避住在牧師館的小地下室，直到軍隊撤走後，戴牧師才能到睢州接回思念已久的兒女——戴德森與瑞絲。回家的路途上，所經過的村莊只見斷垣殘壁、彈痕累累，沿途還得躲避土匪與強盜，充滿危險。經歷許多危險，才因平安返回鹿邑的家而鬆一口氣時，鹿邑又被軍隊佔領，戴牧師一家人再度過著每晚躲在地下室的生活。戰爭雖然可怕，但仍壓不住孩子的活潑與好奇，他們會在自己充滿危機的生活中找到樂趣。例如，在戰火稍

停之際，戴德森便會帶著妹妹到院子裡撿彈殼，當作自己的小小收藏與回憶。

就在軍隊、土匪以及槍彈聲交織下，時間來到 1931 年。這年由於接連七個颱風肆虐、連續數月的大雨，江淮地區發生嚴重水災，不僅許多人淹死，流離失所、家當全無，也帶來飢荒、蝗害與疾病。河南也陷入飢荒

中，這時戴牧師加入救援行列，他帶著美國援助的衣物與食物四處分發，援助災民。在忙碌與混亂中，秋天到了，戴德森與瑞絲返回在歸德的學校繼續念書。沒多久後，他們的小學校與河南雞公山的美文學校合併，戴德森與瑞絲離家，到位在江西廬山牯嶺的美文學校上學了。

戴牧師騎著腳踏車，陪著搭乘黃包車的戴德森與瑞絲前往 64 公里以外的火車站，那也是離他們最近火車站，預計搭乘兩天的火車到漢口，再搭船在長江上航行一晚才能到達江西廬山山腳下。趕往火車站的途中，他們在一間小客棧過夜時，客棧所在的村莊被強盜佔領了，他們到處搶劫，搜刮財物，小客棧當然也無法逃過。當他們闖進戴牧師一家住的房間索要財物時，戴牧師冷靜的表示，他只是要送孩子去學校，身上沒有貴重的財物。但強盜一眼就



1930 年左右，戴德森與妹妹。

看到戴牧師手上的戒子，要求他交出，否則就砍斷手指強行取走，戴牧師不為所動的拒絕了。此時另一個強盜認出戴牧師了，他說「不要再為難這個人了，他曾在這個地方施捨過食物跟衣物」，說完他們只拿走戴德森的眼鏡便離開了。之後，戴牧師帶著兩個孩子再次踏上旅途，一路順遂的抵達廬山，展開在美文學校快樂的求學生活。

雞公山的生活

雞公山為湖北、河南兩省的界山，是一處風景優美的避暑勝地，自 1902 年起便吸引來自西方各國的宣教士、商人在此購地興建避暑休假處所。那裏不僅是宣教士度過短暫年度休假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解決了宣教士子女的就學問題。1916 年為宣教士子女興建的寄宿學校落成了，名為美文學校（American School Kikungshan），包括小學、中學及高中，那裏還設有滑雪場、游泳池和網球場。¹⁷ 負責教授的老師除宣教士外，還有自美聘請而來的老師，課程設計及所用的教材與美國學校一致，以便學生能順利銜接申請進入美國的大學。¹⁸

17 齊小新著，《口述歷史分析：中國近代史上的美國傳教士》，頁 151。根據齊小新書內所述，一本由就讀過該校的宣教士後代 Gertrude Sovik 與 Charlotte Martinson Gronsetheds 所寫的 *The Rooster Crows Again: The Story of American School Kikungshan* 內的一張照片展示的學校路標，該校的中文名字即是「美文學校」。

18 齊小新著，《口述歷史分析：中國近代史上的美國傳教士》，頁 160-161。

1931年由於局勢不穩，美文學校由雞公山遷移到江西廬山牯嶺，1934年局勢相對平靜後，學校再度遷回雞公山，正就讀該校高中部的戴德森，與妹妹也隨學校一同遷回雞公山。¹⁹

美文學校的生活是快樂而充滿靈性的。在優美的環境、有許多的同學及各種專業的老師的陪伴與教學下，戴德森度過了數年快樂的學生生活。在這段時間裡，戴德森也經歷了他個人的抉擇，他決定接受基督作為生命的救主，決定跟隨並服事祂，那時的戴德森心中充滿了呼召的感動與平安喜樂的確據。²⁰

用棉襖養蠶

曾擔任嘉基院牧及行政副院長的孔澤仁牧師（Rev. Gerald P. Kramer）分享一則，與戴醫師在嘉義參加宣教士歡度復活節活動時，戴醫師跟現場的小朋友分享童年在大陸養蠶的故事。

蠶很怕冷，氣溫稍稍低些，就可能冷死，因此他小時候為了幫蠶寶寶保暖，便將其養在棉襖裡，還講了他怎麼用桑葉餵牠們，看著牠們在棉襖的棉絮裡吐絲、結繭。經過日復一日的等待，復活節那天，牠們破蛹而出，那就像是復活的象徵。而現場的孩子聽戴醫師生動地語氣，全都聽得入神了。

19 齊小新著，《口述歷史分析：中國近代史上的美國傳教士》，頁163。

20 Joyce Ditmanson 著、柯啟宏譯，〈戴德森醫師的青年與童年〉，頁10。



雞公山風景優美，為 1920-1945 年代外籍宣教士、商人、政要顯貴休閒度假之地，因此山上各式洋樓林立（左上），美文學校亦設在該地。右上為美文學校滑雪場，右下為美文學校運動會。（Archives of ELCA、Finnish Heritage Agency 典藏）



左圖為 1934 年夏天戴德森與家人於河南雞公山的合影（左起大妹戴瑞絲、媽媽戴艾瑪、小妹以斯帖、戴德森、爸爸戴費德牧師）。

右圖為戴德森（左）拿著小樹枝調皮地戳著朋友掀開的鞋底。在雞公山美文學校的那幾年，是戴德森在中國歲月中最平穩、快樂的時期。



1935 年雞公山美文學校學生合影，紅圈者即為時年 16 歲的戴德森。
(Archives of ELCA 典藏)



1936 年雞公山美文學校學生合影，這一年戴德森（紅圈者）自雞公山美文學校畢業，返美進入奧斯堡學院就讀。(Archives of ELCA 典藏)